



「源氏物語」拾穗

壽余

在林文月教授一兩個月一帖地將「源氏物語」這本巨著譯介到我國來的時候，由報上看到左秀靈先生譯「源氏物語」出版的預約廣告，實在令人爲了能先睹爲快而大感興奮，也就沒有用常識去判斷爲什麼會定價只有新臺幣三十八元（後來調整到四十五元），而預約價更只有新臺幣三十元之數了。

因爲自己不通日文，最早真正想看「源氏物語」，是聽說 TUTTLE 出版公司有英譯本，共分二卷，第一卷有五五六頁，第二卷有六〇八頁。定價一千日元，當時約合新臺幣百元之譜，但是考慮到原書是用日文的古文言文寫成，而且其中又有體裁很獨特的詩詞，英譯之後，可能完全無法盡得其神髓，託人赴日購書的計劃因此作罷。現在既有中譯本問世，搶先訂購自屬必然。

收到書時，拿在手上，薄薄一冊，一共一九四頁，包括封面、封底、扉頁、書名頁、版權頁、兩頁廣告、一頁序、三頁解說、四頁目錄。再減去譯者收在書裏自己的一篇短文，以及白居易的長恨歌全文照錄，正文不過一六五頁，其中還有相當於十八頁篇幅的插圖。第一個感覺是，這是分裝爲十冊的「源氏物語」中譯本的第一冊。但是翻過目錄，似乎從頭到尾各篇章目「應有盡有」，猛然想起國內也有百來頁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甚至「紅樓夢」。不過那些都屬於兒童讀物類，所以我也很直覺地想到左先生也許也是根據日本哪個出版社爲日本小學生而改寫的本子翻譯的。

不過接下去看到了左先生的序，原來是「爲了使我國讀者容易接受……參考好幾本日人編寫的白話譯本，並對照原著……濃縮精譯成」的。這才恍然大悟爲什麼在該書的封面和書脊上已將廣告上的「左秀靈譯」改爲「左秀靈譯著」，而目錄和版權頁上也分別改爲「左秀靈編譯」和「編譯者左秀靈」了。在這一點上，我個人非常佩服左先生誠實的態度，尤其是他在序文中特別說明原文「如果全部譯成白話文，大約有一百萬字」，也就是說譯文只是原書的十分之一，以及自稱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本書爲「小冊子」，相信都不是所有將原作加以刪節譯出的譯者肯這樣坦白承認的。而「譯著」與「編譯」兩詞之採用，也說明譯者對該書下過「編」與「著」的功夫，暗示還有創作成份在內，如果譯本與原書有出入的話，都是由於「編著」的緣故，這種負責的精神，也值得一般誤譯滿篇的譯者學習。

左譯的「源氏物語」由於左先生的中文文筆不弱，所以真能如譯者在「序」中所說的「很容易朗朗終篇，一氣讀完，絕不會有讀國文課本那樣費腦筋的事情發生」。但問題是這部「震懾世界文壇的日本古典文學鉅著」，雖然經過譯者「對照原著，經過長時間的反覆研讀」，下了很多苦功，但「濃縮精譯」之後，實在叫讀者看不出「文筆之細膩，情節之曲折，堪與紅樓夢媲美」的特色，當然更不用說有讓讀者欣賞紫式部「倣效司馬遷那種沈博絕麗的筆法」的可能了，充其量，只能看到「源氏物語」故事的綱要而已。

我們常常在作統計調查工作時，有所謂抽樣調查的方法，將依比例抽取的樣本作出各種結果，再將這些結果經過處理，加以放大，就可以推出近似於實際情況的成果，但是文學作品的翻譯是不能和玩數字魔術的統計工作相提並論的。有名如「讀者文摘」，每期的書摘也並不能都做到去蕪存菁的地步。讀完左先生譯的「源氏物語」之後，更覺得這個譯本應該正名爲「源氏物語大綱」或「源氏物語本事」。像這類「管窺蠡測式」的譯本，和所有的書摘一樣，只有兩個好處，一是使懶惰的讀者在看完之後，就自以爲已讀過某一本巨著了，其二是會讓真正愛書的讀者更希望能讀到完整的全書。